礼以遂其美
——《论语》“绘事后素”章旨研味

周　瑾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102)

摘　要:《论语·八佾》“绘事后素”章的诠释传统,以郑玄、朱熹为代表,大致形成了素在后与素在先两条路向,或曰天然禀赋待礼以修治,或谓道德品质乃礼之根本。分歧的核心是如何看待礼的性能和意义。参详该章的师生问答,“素以为绚兮”是话题之由,若对其中的“为”字足够重视,当可从动态塑造的向度给解读带来启发。由子夏“何谓也”之款叩到孔子“可与言《诗》”之欣叹,以美事之遂成作为潜台词,连贯的义脉乃得显发:献疑于容色,解喻以绘功,触悟在礼意;进而回思开端,由礼观诗。塑造和转化之功,贯穿于问答的始终。人的自我完善亦须礼以成全,谦约成身而成之于行,切己成就深具教养的纯正之美。

关键词:《论语》;绘事后素;仁-礼;塑造与转化;成全
中图分类号:B 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6-0046-10

引言　启导:随叩而鸣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以下只注篇名),这是孔子告诫儿子孔鲤的话;对于所有弟子的教示,与此并无二致。春秋时期的政治活动、文化交往,赋诗断章是重要的修辞手段,参与者的志趣和意愿由之获得典雅含蓄的表露。礼仪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支撑,广泛涉及宗教伦理政治诸方面,后生务必精勤习练,确保仪表得体、动止中规,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学诗以言,为言志找到恰当的措辞;学礼以立,为立足找到准确的定位。“兴于诗,立于礼”(《泰伯》),潜感而动,贞定而静,交相裨助于人格完整。诗章之诵咏,关乎志意兴发、情性宣导,充分育养生命的丰富、敏感而归乎温醇。修习礼仪,领会礼义,需要的是笃实践履,培树自己安立世间的常性和定力。

孔子爱诗好礼,编定诗篇以可施于礼义为准,践礼也多有诗意。与弟子称引诗章,商赐二子最得好评。“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文心雕龙·明诗》)张祥龙谓孔子由衷赞赏二子转化诗境入思境,子贡引诗而点睛升华,子夏问诗而借境传神。① 也缘于二子皆能触及诗礼互参,“子贡因礼以明诗,子夏因诗而悟礼”②。子贡得夫子开示以“好礼”,乃悟切磋琢磨之功,学无止境、精益求精也;子夏受启于夫子绘事之喻,一时明得“礼后”,克己不已、玉汝于成也。两段对话各举切磋琢磨、画缋絺绣为喻,工艺制作以成美器也,犹如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以成美德,寓示品质提升、精神淬炼的实功,指向人格的不懈修治。美好的生命就是贵重至极的艺术珍品。孔子启导弟子学诗学礼,各因材性得遂其美,诗教唤起了通情共感之能,礼教造就的是庄重之仪、端正之行。

弟子有所问,夫子随叩而鸣。细按其嘉勉之语,于子贡是“告诸往而知来者”,从已知推察未知,充分肯定弟子的优长;于子夏是“起予者商也”,能发挥师说、兴起师悦,对夫子本人也有触动。两章都是

收稿日期:2023-07-26
作者简介:周瑾,男,四川夹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50—251 页。
② 陈祥道:《论语全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96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80d 页。

《论语》名段,后者的诠释繁复,分歧甚剧。孔子引诗讲诗,善于借题发挥,注重的是教化与修身;为子夏开示“绘事后素”,也是勉喻人之转化的实践。参详该章的师生问答,“素以为绚兮”是话题之由,若对其中的“为”字足够重视,当可从动态塑造的向度给解读带来启发。由弟子“何谓也”之款叩到夫子“可与言《诗》”之欣叹,以美事之遂成作为潜台词,连贯的义脉乃得显发:献疑于容色,解喻以绘功,触悟在礼意;进而回思开端,由礼观诗。塑造和转化之功,贯穿于问答的始终。人的自我完善亦须礼以成全,谦约成身而成之于行。经典文本蕴涵深广,一代代学者反复叩问,随其询叩而有所鸣应,为之透露消息,启门窍、示阶序、导路径。本文也尝试叩寻潜响,谨受启导,一路认取律身约己之指。

一、孰先孰后:诠释的基调

《论语·八佾》通篇论礼。第七章呈现的是射礼不争之义、君子相让之风,第九章谈及夏殷之礼的文化气质与人物佐证。介于其间的第八章,关乎人物风神、人匠技艺、人文教养,师生问答往复,跌宕生致,真有一波三折之韵。“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本章语约而意深,其诠释传统或崇礼教、或尊德性,围绕关键语汇的界说,形成了“素在后”与“素在先”的路向。阐解的基调,分别由东汉郑玄、南宋朱熹确立。经学与理学,立场不同、视角有别,在此得到具体而微的展现。

何晏引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引孔安国注:“以素喻礼。”邢昺云“此章言成人须礼也”,又引《考工记》佐证众色先布而后间之以素乃成其文章。① 皇侃义疏也是这一思路:美人先有盼倩之容为质,后须礼以自约束,“如画者先虽布众采荫映,然后必用白色以分间之,则画文分明”。② 敦煌唐写本《论语》郑注已用“然后素功”阐释“礼后”。《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郑玄注“素,白采也”,又引郑众之说,与《论语》“缋事后素”联系起来。③ 经学家训素为白采以喻礼,美质待之始绚。理学兴起,素字训释转向素地,实乃礼文之基。张载区分素绚之素与后素之素,一是美才不饰即绚,一是素地施绘用礼。④ 程颐以素喻质、以绘喻礼,“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质而更文之以礼”。⑤ 朱熹训素为粉地、绚为画饰,“后素,后于素也”,引《考工记》为证,“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彩,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又引程门弟子杨时所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断言“此‘绘事后素’之说也”。⑥ 龟山所云,来自《礼记·礼器》。

以郑朱为代表,汉宋两大诠释系统可概之曰后素与先素:绘事(美质)后施素(白采喻礼);素(粉地)先于绘事(文饰喻礼)。依循文句的逐层推进,罗列对比两系的进路。(一)“素以为绚”。郑用素白妆粉傅之,让倩盼美质更绚丽;朱以白底粉地为素,华彩加饰。(二)“绘事后素”。郑在绘事最后工序施以素色,分间诸彩愈分明;朱因粉素为质地,绘事随后布彩以饰之。(三)“礼后”。既有的美质,郑意须礼规导方成;朱必以忠信为实质,礼的装饰之美始有所依。两系的整体差异亦可略作概括。(一)论说性质。郑主教化建功,天然美质待礼,节之以成完备;朱主性理奠基,先立忠信实质之大本,后加文饰即可。(二)时空构成。郑指向最后时段的完功,施工位置在上层予以总领;朱针对前提和发端,空间方面

---

①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466 页。

② 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56—57 页。

③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919 页。

④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333—334 页。

⑤ 伊川又谓:“美质待礼以成德,犹素待绘以成绚。”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80、1136 页。南轩辩曰:“素虽待于绚,然素所以有绚也。”张栻:《癸巳论语解》,《四库全书》第 199 册,第 204a 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3 页。象山不同意素地在先,引“后素功”为证,先画而后以素间别之,“盖以记其目之黑白分也”。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402 页。

注重地基夯实。(三)行动类型。郑剪彩于待成之际,绝似提神和开光;朱托底于方启之初,固本培元是也。质先礼后为两系所同,分歧的核心是如何看待礼之性能和意义。(一)角色。郑以礼为素功,工序施之绘后;朱以礼为文,饰于素地之后。(二)作用。郑的素礼使质成文;朱的礼文用于妆扮质素。(三)定性。郑之礼是有所提振的决定步骤;朱之礼是得以派生的附加环节。(四)地位。礼在郑至关重要;在朱居于次要位序。(五)对象。郑以材性作为礼的受益方;朱坚持礼的主宰者是德性。(六)动能。郑推扬礼,须主动着手见功;朱反之,礼受促动才效其用。(七)态势。郑是以简节繁的调控,礼主节制;朱是以丽饰纯的铺陈,礼主增饰。(八)意义。在郑好比画龙点睛,意义非凡;于朱便如锦上添花一般。

郑注朱注为该章诠释确立了基调,仿佛交响作品依次呈示两个主题,各以旋律标示取向,给诠释传统带来基本张力,范导着后世的对比展开、变易再现。何晏、皇侃、邢昺《论语》注本皆从郑说。荀悦稍晚于郑玄,以"成有终也"评说"绘事后素"①,也依持"后素功"之意。唐朝李程《衣锦褧衣赋》申衍《硕人》诗义,丽锦尚褧以相资,喻絜矩之士韬光含章,终身自律。同期两篇《绘事后素赋》,张仲素一篇兼引《考工》《硕人》,言绘事"后素而分",善运洁白以综浅深乃"遂事""全功";另一篇阙名,主张"非素不终",间其文彩以成文,犹人持礼自勖。独孤授《白受采赋》"素以为贵,文而后进""虚白为文藻之宗,绘事为朴素之后",意承《礼器》,堪为宋儒素地说先声。② 朱熹注本确立了权威地位,影响深远。明儒多以素为朴素、质素,文后于质,礼后于素,郝敬、刘宗周、王夫之皆然。清儒尊奉汉学,义理寓乎训诂,法郑多于宗朱。素功素采,素地素质,两派论证最力者分别是惠士奇、全祖望。

在素功说这边,毛奇龄谓素乃白采而非白地,礼可为饰犹素可为绚,朱注杂引《考工》《礼器》而错解,违背经师典例。③ 惠士奇驳素地说、驳忠信始可学礼,谓五色以素为介犹五德以礼为间,不学礼则忠信成愚顽,"画绘以素成,忠信以礼成";引《考工》《八佾》阐说《贲卦》"白贲无咎",功成于素也,引《公冶长》虽有忠信如丘却不如丘之好学,"以其不学礼,故虽有美质而终不成"。④ 戴震亦主素功后施,"'素'以喻其人之娴于礼容",貌美而娴礼才是诚美,"美质皆宜进之以礼,斯君子所贵"。⑤ 凌廷堪推崇毛惠戴皆遵古注,"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犹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⑥ 黄式三亦引惠戴,谓倩盼又娴礼方为绚,"人有美貌,必加之以礼"。⑦ 刘宝楠更是详引惠戴,强调"美质须礼以成"。⑧ 戴望、郑浩亦持此论。

素地说那边,吕留良秉承朱注理路,忠信为本,"礼自在忠信之后"。⑨ 全祖望反驳毛奇龄之攻朱,遵从《礼器》以素为素地,笑目与忠信是素在先,粉黛簪珥衣裳与节文度数是饰在后;朱注无误,唯不该兼引《考工》,古注则误解《论语》。⑩ 简朝亮本乎朱注而有修正,素即素质无饰,礼以忠信为先犹绘以素质为先。⑪ 牟庭值得一提,承今文三家,驳毛序郑笺,宋儒空言尤所不取;其论以素功说为形、素地说为实,恍若郑朱的奇妙搭配:女待质素而绚,绘待素功而章,礼待忠信而后成文。⑫ 程树德博采群言,尤其重视惠士奇、凌廷堪、全祖望之说,大段摘录,而终以全说为是。

---

① 荀悦:《汉纪》,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08 页。

② 董诰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384、6514—6515、9985、4657 页。

③ 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四库全书》第 210 册,第 144c—146c 页。

④ 惠士奇:《礼说》《惠氏易说》,《四库全书》第 101 册、第 47 册,第 657d—658b、701a—701b 页。

⑤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9—110 页。

⑥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46—147 页。

⑦ 黄式三:《论语后案》,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5—57 页。

⑧ 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89—91 页。

⑨ 吕留良:《四书讲义》,北京: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131—135 页。

⑩ 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41—1942 页。

⑪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6—207 页。

⑫ 牟庭:《诗切》,济南:齐鲁书社 1983 年版,第 618 页。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①学礼以节情,郑玄一系的诠释据《考工记》可证,工序施行有则;秉德方习礼,朱熹一系则改依《礼器》为凭,义理贯通甚洽。一主性理深基,以素地为绘事的前提和载体,所言贴近常识,且有尚德重情的哲理之源。一主教化实功,以素采为绘事告成的紧要工序,不乏出土文物佐证,成人须礼之说也根乎礼教秩序。个体的德性,反身自求立其大,可谓先本后末、内重外轻。礼教荫护着族类全体,伦常规则交互可依,善始于己更要善成于群。立场视角之别,还涉及人的定位和取向:德为礼之本,高扬德性主体,充分凸显心志的主动性;人须礼乃成,习礼尽礼以敬以诚,谦顺接受其匡正和规导。整全而言,崇礼与尊德应当相资共济,圆合于共同在世者的自我完善进程。“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率性须合道,非学不晓;笃习无违教,惟善是宝。

二、素以为绚兮:兴起问端探弦音

《论语》“绘事后素”章的多样诠释,历代注家与学者或释文义或诠哲理,或考物证或探绘技。研究通常聚焦于训解“绘事后素”究竟何指,并且重视“素以为绚”与“礼后乎”的阐说,师生问答的背景诗篇也有涉及。但是“素以为绚”之“为”似未引起注意,更未察觉此字作为话头的活眼,其实无形引导着对话的后续展开,牵出了一条贯穿始终的行动线。这场对话,发于子夏的款叩、收于孔子的欣叹,启问就像一种“兴”,诗意-史情-思境由之兴发,夫子即兴譬晓,弟子乘兴升华其旨,夫子欣然叹之而赞焉,馀兴若未已。兴不知所起,叩鸣往还又生,“为”之功效亦随其俱深。

提问起头的倩盼两句,见于《诗·卫风·硕人》第二章。尚难肯定子夏所问必是此诗,即便可能另有他诗,也不妨碍师生问答之际,自然联想而及。此诗描写婚礼之盛大,咏赞新妇既美且贤。据载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左传·隐公三年》),“闵而忧之”(《毛诗序》)。方玉润辩曰:“此卫人颂庄姜美而能贤,非闵之也”,全诗四章,分述“阀阅之尊,外戚之贵”“仪容之美”“车服之盛”“邦国之富,媵妾之多,到底不露一贤字,而贤字自在言外”。② 首章于庄姜衣着之甚自矜重亦有略及,三章还侧写迎娶一方已作预备,四章烘托了美好婚姻的举国之欣,诚祝新婚夫妇燕尔欢好。

第二章“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前五句静绘真形,细摹庄姜的纯净之美,佳喻刻画切当③;后两句与之照映,转为动姿入妙④。《诗经》“巧笑之瑳”(《卫风·竹竿》)、“美目扬兮”“美目清兮”(《齐风·猗嗟》),亦以“巧笑”“美目”形容笑靥灿然、目光皦如。本章切状其手肤颈齿首眉之莹洁,漫写倩盼之娟妙,素绚交映而动静互衬。宗白华评前者工笔写实,“错采镂金,雕缋满眼”,后者白描写虚,“初发芙蓉,自然可爱”。⑤ 写实固然具体,但手肤颈齿皆属贞色莹白,丰额修眉亦素净,未可言“错采镂金”。清新意态,诚是虚写,却自有照人光彩,并非全然无绚。故不妨参互观照:穷形尽相,工丽寓乎素洁;传神写意,天朴流其绚彩。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素绚句不见于《硕人》,马融以为此句“逸也”,朱子统谓三句皆“逸诗”。周子醇《乐府拾遗》言孔子删诗有仅删一句者,此句即是。⑥ 朱子否定这种可能,“此句之义,夫子方有取焉”,怎会删之;《硕人》诗句严整,此章不会独多一句而遭删,也不可能

① 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5页。
② 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177页。
③ “手如柔荑”,素手柔纤存嫩凉,犹之茅穗抽白穰。“肤如凝脂”,肤同脂玉可莹泽,白皙丰腻凝雪色。“领如蝤蛴”,秀颈优柔自娇润,洁若天牛幼虫皎白而贞纯。“齿如瓠犀”,晰然秩秩含贝齿,切似甘瓠籽籽白质整饬。“螓首蛾眉”,脑门宽广,蜻蜻有阔颡,额角工致,平正更匀实;恬尔舒眉之秀长,宛如蚕蛾黛须婉曲微扬。
④ “巧笑倩兮”,梨窝嫣然漾蒨红,花容鲜且洁。“美目盼兮”,漆瞳焕若动玢莹,神色贞而怡。
⑤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⑥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王应麟《困学纪闻》亦有载。

各章均多一句而全删。① 也许此句见于鲁诗《硕人》②,抑或民间传唱版本添之以伸其意,又或许三句整体来源于别的逸诗③。还有一种可能,既非《硕人》原有,也不与倩盼两句共属一诗。徐仁甫就认定子夏引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其后自加韵语“素以为绚兮”释之,“子夏所疑,正在此句”。④ 李尚儒推断了两种可能并倾向于后者:一是前人甚至孔子本人对《硕人》二章的总结评价;二是子夏领悟此章实质,总结升华,“进而向孔子求教其中更深远的道理”。⑤ 黄怀信说素绚句“当为孔子解《诗》之语”,道出了倩盼二句的表现手法。⑥ 哪种推想更有道理,需要结合“何谓也”才好估量。

《论语》“何谓也”共六见,子夏此问之外还有五处。(一)孔子答孟懿子问孝,樊迟不解其语而问(《为政》)。(二)王孙贾举俗语问孔子(《八佾》)。(三)孔子自陈其道以示曾子,门人向曾子询问其意(《里仁》)。(四)樊迟以孔子的答语向子夏请教何意(《颜渊》)。(五)子张举《尚书》经文求教孔子(《宪问》)。例句表明,“何谓也”的所指,要么是老师的指点、教示,要么是俗语或经文,直译为:“(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依据同一文献内部的例证,子夏“何谓也”有两种指向:(一)笑倩目盼素绚三句诗。(二)作为评语的素绚句。评者有两种可能:1)孔子。教学或闲谈,对《硕人》第二章尤其倩盼两句有所评点,子夏聆夫子教言,未明是何意思,请求开示。2)子夏。读倩盼有感,得出自己的评断,提请夫子解释。但这种情况实难成立,因为弟子既然形成观点,向老师提问就该是这观点对否,而不能让老师解说自己这观点是什么意思;哪怕辩称弟子问的是“为什么”,也无非从“是何意思”换成“是何原因”,这依然不妥,何况老师对其观点不一定首肯。综而言之,“素以为绚”或许是孔子所评,言简意丰,故尔子夏欲一问究竟。更有可能是三句逸诗,如此则素绚意涵就应与笑倩目盼在同一层次,而不是抽象的评说。这样的三句诗,子夏读来理应无惑,之所以兴起问端,或与词意含混多样有关。

《说文解字》:“素,白緻缯也。”段玉裁注:“缯之白而细者也”,湅缯曰练,生帛曰素,凡白皆可称素,物之质亦曰素。《释名》:“素,朴素也。”《广雅》:“素,本也。”素是白色生帛,遂有洁白、质朴、本性、无饰诸义。《诗经》“素丝五紽”(《召南·羔羊》)、“素衣朱襮”、“素衣朱绣”(《唐风·扬之水》)、“素冠”、“素衣”、“素韠”(《桧风·素冠》),皆取色白为称。绚是文采灿然。《集韵》:“音炫,义同。”《仪礼·聘礼》郑玄注:“采成文曰绚。”《经典释文》引郑注:“文成章曰绚。”素绚之绚,可引申姿采动人、风神迷人。毛子水注素字以白衣、白粉、朴质风貌,不知子夏所用何义。⑦ 子夏于此有问,想亦包括字词的丰富意蕴。此句素字就深韫多层含义。(一)素形,手肤颈齿均洁白;(二)素妆,铅粉简敷;(三)素面,无缘饰;(四)素服,褧衣罩衫以自约⑧;(五)素风,风格贞素;(六)素质,天然禀赋巧笑美目;(七)素心,品性贤淑。诸义统合于素净雅正的标格:华服有所修束,妆容不务繁饰,姿仪庄重有度。

寻味“素以为绚”的可能意涵,“以为”二字不可轻忽,“为”字尤其切要。“以”是介词,宾语前置表示强调。《论语》不乏此例:“仁以为己任”(《泰伯》),“义以为质”(《卫灵公》),“红紫不以为亵服”(《乡党》)。素以为绚即以素为绚。吕留良于“为”字有所措意,谓:“子夏只读错一‘为’字”,诗意“因素为绚”,为字须读重;子夏读轻了,误认“即素为绚”。⑨ 把握关键的“为”字,可谓别具只眼,然“素以为绚”实可容纳多重意涵,不必仅执一解。“为”至少含有三义:作为-化为-施为;以“成”为轴心则是:当成-

① 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9 页。

② 王先谦以《列女传》为证,谓鲁诗有此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83 页。

③ 王质:《诗总闻》,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54、315 页。

④ 徐仁甫:《古书引语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05 页。

⑤ 李尚儒:《〈论语〉“素以为绚”“绘事后素”新解》,《理论学刊》2003 年第 4 期,第 65—66 页。

⑥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0 页。

⑦ 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6 页。

⑧ 《中庸》第三十三章:“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文心雕龙·情采》:“衣锦褧衣,恶文太章。”

⑨ 吕留良:《四书讲义》,第 132 页。

形成-造成。“素以为绚”相应也有三种读法。(一)素作为绚,把素就当成绚;白净之貌、天然之姿本身就是绚丽。(二)素化为绚,由素可形成绚;白皙之肤、素洁之质演生绚烂。(三)素施为绚,得素乃造成绚;素粉素衣素风使绚彩得到造就和遂成。“素以为绚”,强调的是素,绚丽姿采由此而来。“为”,隐然体现素绚关系的构成机制,后续问答的自然转进亦受其无形指引;也正是这一潜在起用的牵线之端、构形之由,为连贯诠释敞开了动态塑造的向度。此句即便不是孔子所评而是归属逸诗,仍然足供展开多重理解。子夏所举的笑倩目盼即便引自他诗,文句上的高度重合,仍然足以联想《硕人》既美且贤的庄姜,这位公侯新妇的新婚佳事及其庄重自持之风。花容月貌,美自天生;贞风淑姿,贵在教养。

三、绘事后素:就境转其韵

子夏引诗献疑于师,问题一经提出,师生共同熟悉的那些诗句,就化为一幅暗含线索指引的无形之图,弥布于意向共构的问答时空。问者的期待与答者的回复,往还呼应,生动烘染一派情理交融、意趣并兴的阐释态势,诗意-史情-思境一时俱涌。诗句含义和意象以及上下文的关联照映,诗篇所涉人物与史实及其连带唤起的情感和态度,萦回而起,浑然汇入素朴绚丽转换生成的思境。子夏切问“何谓也”,(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隐含着对于素绚确切含义和二者转化机制的疑惑。

“素以为绚兮”,此句无论是逸诗还是孔子诗评,皆有宾语前置的强调语气。冰姿洁采成绚焕,绚之妍状和佳效,取决于素的妙用。弟子有所问,谜底多解而待揭,夫子却不针对原题直接拎出现成答案,更非改个表述把问语重复一遍①,而是就境转势,旁指曲谕以晓。答语“绘事后素”,是取譬也是举例,深切问题语脉的要穴“素”,为弟子下一转语,拨转视线如诗歌转韵,旁敲侧击,助其潜启新境。② 此四字一出,便形象呈显关键步骤的决定作用:让状态发生转化,使效果得以获致。

“绘事后素”,把素放置在后,作为绘事的最后工序,“后”是后置。杨逢彬以语言系统的内证为据,考察《论语》及同期典籍的后字动词用法且带宾语之例,多支持“以素为后”。③《论语》此句与《考工记》相关表述近似,所涉事状亦相类。后书成于春秋末期的齐国,记录官营手工业的工种划分、工艺规范和工序流程,实乃多代匠作的技术经验积累。设色之工有五:画、缋、钟、筐、㡛。闻人军谓钟氏染羽装饰旌旗盔帽,筐人可能是印花工,㡛氏精练丝帛,画缋是设色施彩,包括绘画和刺绣。④ 画和缋是两个工种,合指勾画染绘之工。画字源于田地边界划分,工种可能专事勾线成纹;缋字与遗字有关,织之馀也,工种是绘绣五彩,彩会曰绘,文采修然曰绣。“画缋之事,杂五色”,备述五方正色之对应与间杂;“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众色参差错综,经恰当搭配而益彰其丰富鲜明,这般操作堪称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此句为全段作结,繁丽绚烂之巧,皆待素功协调乃臻全备。郑玄注:“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郑司农说以《论语》曰‘缋事后素’”。《经典释文》释“绘事”曰:“本又作缋,同画文也。”绘事、画缋之事,工匠致力于塑形赋彩的整套工程;素功,素色施功收效。系列流程走完,方以施素收尾,作为工程的最后工序,全幅效果遂为之一新。素不只是五色之白,还可以是素简的基色。切合众彩协配的具体状况,以素勾勒之、修饬之,使其分明而不混淆,清晰而不漫漶。

何晏“斑间赋白,疏密有章”(《景福殿赋》),白采铺于斑纹间,诸色得以区隔,疏密有致;颜延之“素章增绚”“象服是加”(《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以洁白纹缕提神,益增其五彩绚缦。⑤ 前句是殿宇之方椽

---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页。

② 朱利安妙阐孔子旁敲侧击的手法,以微言点到即止,适时轻推一把就留出馀地让人自行伸展其变,而无须直接训示;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功效在“兴”。朱利安:《从存有到生活: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间距》,卓立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79—81页。

③ 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52页。

④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8—76页。

⑤ 萧统编:《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8、2489页。

圆珰、短桷长桁,后句是嫁衣礼服,皆用素白施诸华彩,达成秩然宣明之绚。较之文学作品的形象描述,佐证以出土材料更直观更可靠。郑碧瑛列举多项实物支持郑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印花敷彩丝织物,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帛画,子弹库楚墓出土战国时期《人物御龙帛画》,其技法多样,或渲染或点缀或勾勒,也可兼而有之。① 王冬松为“素功说”广引图像证据,马王堆汉墓与子弹库楚墓之外,又列举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早期《彩绘龙凤纹瑟》之纹饰,包山二号战国晚期楚墓出土漆奁之彩画,以及西汉早期墓室壁画《四神云气图》、西汉晚期墓室壁画《月轮图》、西汉墓室壁画《羽人图》。②

终施素功以正诸彩,斑斓区隔分明而炜如,渗溢整治妥帖而秩然。手段近乎提白,功效可谓提神。后世绘画亦有此法,但《论语》“绘”与《考工》“画缋”泛指壁画漆绘、丝染帛绣,非是以笔运墨布彩于纸。结合其时工艺材料、技术水准与纹案法式,很可能专指服饰。戴震就用“缋以为衣”“绣以为裳”解说画缋。③ 苏保华认为绘事即服饰绘制,正面用颜料涂绘、丝线刺绣,布色构图大致定形再以白勾染,反面施背纹,收渲染烘衬之效。画缋纳入官方工艺制度,便因服饰乃是礼制表征。《硕人》开篇“衣锦褧衣”,阙翟外加枲麻罩衫,体现婚礼服饰之完备。孔子回答、子夏再问,皆与此有关。④ 孔子向来高度重视服制,因其直观体现名位身分,匹配特定场景的规定仪式,匡整身容于庄重,端正心意归敬慎。“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乡党》)“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君子正其衣冠。”(《尧曰》)政治生活的服饰形制绝非小事,务须郑重对待,位分秩序更是政教之大体。

子夏叩问“何谓也”,文义自身葆含多重可能,浑若诸音隐伏以待触发,显化一个确定的响答。孔子循声回应,不硬接话题,更非生硬重复,转而即乎问答情境与政教场景,为之下一转语“绘事后素”,似脱节而仍切题,把容色姿态之仪引向服色制式之序。言说与想象的境域由之拓开,又维系了义脉连贯,道出“素”之功效的重要性。“先素说”明确素这个固定对象在静态结构中的基础位置。“后素说”着眼于动态塑造进程的展开,揭示素功在紧要关节发挥妙用、收获良效,潜然响应“素以为绚”之“为”。孔子引诗讲诗,引譬诱导、借题发挥,注重的是教化与修身。为子夏开示“绘事后素”,也不在意绘绣技法究竟如何,实乃就近借用服饰、特别是礼服的制图布采之功,形象喻说塑造与转化之能。

四、礼后与启予:剪彩须素慰心曲

政事礼典的贵族礼服,其形制、规格以及配饰,推崇礼教的孔门师徒绝不陌生。子夏问美人容态之深意,孔子由容仪转向服制为答,素功饬形始成文,这就潜含了庄服之人的品貌塑造、威仪修勅,在根本上关乎君子的修身进德。子夏闻服饰素功,豁然转悟“礼后乎”。这不是问疑、求证(是这样吗),若然孔子当有以答;更不是反诘、否定(岂是这样),若然孔子必有所省。子夏的悟语看似发问,实则向老师印证心得。倘依先素理路,礼也是这样基于素地而表饰么;转循后素向度,礼也是这样随之起整束作用么。“礼后”还可引申继之以礼的必要性,这就不只是先后次序的描述了,更是动态揭示重要工序既迫切又奏效。周远斌认为重要的正是素功之用,恭慎勇直在先,礼随其后而节之使合度。⑤

孔子教示,有恭慎勇直却不知礼,四德失之劳葸乱绞。(《泰伯》)好慕仁知信直勇刚而不好学,六德沦为愚荡贼绞乱狂。(《阳货》)孔子重视礼:生以礼事之,死以礼葬之祭之,可谓孝(《为政》);视听言动不违礼,斯为克己复礼之目(《颜渊》)。孔子重视礼以立人,“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安身立命须礼,

---

① 邵碧瑛:《从出土漆画、帛画看“绘事后素”》,《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第 233—237 页。

② 王冬松:《“绘事后素”的文本误读溯源与文物图像再证》,《2020 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51—467 页。

③ 戴震:《考工记图》,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62 页。

④ 苏保华:《从“绘事后素”说看孔子的以礼释诗》,《中国美学研究》(第十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13—34 页。

⑤ 周远斌:《论语校释辨正》,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7—48 页。

挺立德性生命,树立美善人格。孔子重视礼的遂成之功,“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智足以通晓治术,仁足以守护公道,抚爱百姓能以庄重待之,发动百姓不依礼调度仍难称完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礼以生民协和有序为指归,成民之德,节民性而正民俗。“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是人之身干、世之体骨、道之节理。典章宪制曰礼制,纲纪法度曰礼法,轨仪品式曰礼仪,礼道敷化曰礼教,礼节习俗曰礼俗,礼意道义曰礼义。

礼以文为喻,仁以质为喻。陈迎年揭示“礼的二重性”,郑注修剪杂质成于素礼,朱注保任素质饰以绚礼,素礼是质、绚礼是文。① 人有智而不贪、有勇且多才,“文之以礼乐,亦可以谓成人矣”(《宪问》)。能文之礼有二,素文纯一与绚文杂多:端端正正,铭刻深心,素文之功是敛束,礼意约节入里;彣彣彧彧,纹绘外形,绚文之用在铺衍,礼仪博饰于表。质亦有二:素质底蕴精醇,绚质内涵丰富。文质综贯而言:仁与情皆质也,仁素而情绚;礼与仪皆文也,礼素而仪绚。仁是质之质,情是质之文,仁醇而情富;礼是文之质,仪是文之文,礼简而仪繁。仁性本乎天德,礼意源乎天秩,百情备见于人生,繁仪广布于人世。钱穆赞曰:通天人的大群无限生命,仁乃其感性,礼为其体段,仁礼相协兼尽之谓道。② 感性是质,仁性为素而情感为绚;体段是文,礼体是素而仪段为绚。仪(绚文)以饰仁(素质),礼(素文)以节情(绚质)。惠士奇曰:“以礼制心,复礼为仁。礼失而采,礼云礼云”,就起始言素质,就终讫言素文,素乃贯乎物之终始。③ 仁主始生,礼主终成,终始相与生成,生于素质之仁,成于素文之礼。“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复礼即体仁,节正绚质(情志),反约于素文(礼意)也就归向仁德;“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礼云礼云”(《阳货》),违仁即败礼,素质(仁心)失则礼意亡,绚文(礼仪)徒为虚饰。荻生徂徕曰:“美人得粉,美益彰;缋事得布素分间,五采益明;美质学礼,其美益盛。非美人也,粉适成丑;非五采也,布素何施;非忠信之人也,礼不可得而学。”④统合素质说与素功说,不仅承认素质在先奠基,仪文为之饰,更从动态塑造过程强调礼意之素功,节正情志使其美质臻善。譬之剪彩,修束即成全。

子夏闻答辄觉,“礼后乎”脱口而出。此亦反己有省之言,因其不弃小道,所学甚博,成为孔门文学一科的典型,得夫子开示遂悟律身以礼,不在细节而在大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好比绘事先布众色而后节正以素,修身亦不止于博览典册、旁通义理,尤须反约于躬行得体,中节合度而贵正,约己培成文雅又质直的君子之风。“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夫子的告诫或即以此。今也有悟,夫子莞然兴悦:“起予者商也。”包咸注:“谓子夏能发明我意。”朱子集注:“言能起发我之志意。”注家多解为启发。细研其味,重心由彼及此,按程度渐变排序成谱:指教-点拨-启发-提醒-感发-发挥-阐发-发明-说明-领会。赐问礼明诗,闻一知二,受用专在己;商问诗悟礼,举小见大,效验与师共。颜回“不违如愚”“亦足以发”(《为政》),诚乃透彻领会、充分掌握,每能抒发所得;而今子夏始上一阶,还望稳定保持。商之所得,似介于回赐之间。夫子虚心好学,未尝不会赞商于已有启,然启发一词过重,近乎解蔽。朱子云:孔子未思及礼后,子夏先言之,“正所以启发夫子之意”,但并不表示子夏能孔子所不能且有以教之;又云:圣人岂待弟子之言才得启发,“然圣人胸中虽包藏许多道理,若无人叩击,则终是无发挥于外”。⑤ 发挥说较好。叩问鸣应,微旨得以显发,指向诗之能兴、礼之能立。

生叩而师应,弟子又有感会,夫子心曲甚慰:“始可与言《诗》已矣。”因着夫子的转语指点,弟子升造礼意,触及联类旁通的窍门。这开窍的行为本身就活像在后之素,为精采对话点睛提神。孔子遂有兴味

---

① 陈迎年:《“礼后乎”脞说》,《人文杂志》2019 年第 2 期,第 35—37 页。

② 钱穆:《灵魂与心》,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7—39 页。

③ 惠士奇:《礼说》,《四库全书》第 101 册,第 658a 页。

④ 松平赖宽:《论语征集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5—206 页。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613 页。

共与言《诗》,协奏于诗兴之漾发。何益鑫谓子夏习礼潜有所悟,尚未透达,得孔子点拨乃豁然朗兴而通;“始可与言《诗》”的兴叹,既肯定弟子生命感悟之跃兴,本身也成为意义境界的营造与兴发,师生互动共振于兴。① “礼后”此悟,承自“绘事后素”之喻,而在师生共兴于“可与言《诗》”的当时当境,不难回思那作为话头和引线的“素以为绚”,也不难引向笑倩目盼之美的雅韵与贞蕴。《硕人》全诗备叙婚礼之盛、人意之好,乐咏新妇既美且贤。唐写本《论语》郑注具悉其实:“言有好女如是,欲以洁白之礼成而嫁之”,后素功乃是为礼之意,喻嫁娶之礼也。② 基于此悟返观倩盼素绚,正是神圣庄严的婚礼让女子得到真正成全,经由美好婚姻升入人生丰美阶段。此乃由礼以观人也。新妇美在淑仪雅饬、行止庄正,这正是礼之教化陶养所致,素的诸多义项也得其整合为素标纯粹、素韵雅切之绚,笑倩目盼皆端庄含蓄。此乃即人以显礼也。寻常人家美女自可赞其丽质天然无饰、本性率真最美,但以庄姜之位尊品贤,生就之美未足为贵。婚礼洁净又庄重,妆容节制、神情安恬,正是良好的教养让美丽呈现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正其彩、节其绚而切中其度。这是素养之美,德纯礼正的教养之美。

自“何谓也”之款叩到“可与言《诗》”之欣叹,竹添光鸿谓:“夫子以绘素喻衣素,子夏即因素后悟礼后。”③从素绚诸义涌现素衣勑美,孔子拟喻于绘素,就近取譬礼服,子夏由礼典仪服与夫子威仪获启,遂悟礼意之整束功用。全章起讫照应、义脉连贯,献疑于容色→解喻以绘功→触悟在礼意,进而回叩“素以为绚”之“为”,由礼观诗见得美在礼容。塑造与转化之功,潜韫开端而透达终端,点题升华复返其始,终于彰显礼以饬容之指。基于神圣秩序、庄严等第,礼意之大旨曰三:正心以敬、节情在安、饬行于庄,尽是刻铭全生命的本质规定性。情感才性之发舒,须礼调节以合中正,获得优化表达;人的自我完善亦须谦慎承受礼之戒约,自我克服而实现。“礼(禮)也者,犹体(體)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记·礼器》)身以体礼,礼以律身,谦约成身而成之于行,切己成就深具教养的纯正之美。

结论　素之为:遂成雅奏

崇礼劝学,情志待礼意修治;尊德尚理,仁性乃礼仪根本。实德的奠基地位、美情的滋养功能,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仪文表饰人物品貌的作用也不可轻忽,礼意对人格驯导的决定意义更应重视。孔子欣然推许子夏,当是肯定其已领会转换旁通之法,若从悟语内容看,夫子嘉悦并非因其知晓礼是德之次生品,实是弟子善从绘事素功的开示得悟礼的造就之能。前者知其状,涉及事类结构的认识和确定;后者悟其为,通乎工夫阶段的践行和熟练。德性并非现成给定、一成不变,本身就要从人生实践切实培树而成,戒慎不息,锻砺不已。这种塑造和转化之功,自隐而显犹如一条行动线,贯穿于问答始终。容态之展现,持以素仪;绘绣之制作,饬以正采;情志之调节,治以清规。潜台词皆是动态施行的“为”,亦即美事之遂成,持续施以规正与匡导,功同切磋琢磨以成良器。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为者行也,实地用功、行之而成。修艺修学修身,皆是修行,皆有修为。

修行修为,机在素功起效。文致如波起伏,素是语脉的关键字眼;思理往还映带,素似环圈共舞的圆心。师生围绕这活水涌发的泉眼,机锋交起,移步换形以尽兴。张祥龙谓师徒从倩盼素绚一再获得兴发,依凭风动起兴之力,礼随诗而起,转入好德如好色的无邪之境;素礼勾白出彩,其美立成,子夏乘兴对答,与师共舞于诗礼互贯,夫子欣然盛赞。④ 由“素”兴发,舞步依次起步,亦抟摇亦推扶,错落屈伸又微妙呼应。(一)素绚:姿致为名,礼容为实,素标统合诸官得体,简净有韵,素以成全神采之绚,使其蕴藉

① 何益鑫:《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1—235 页。

② 王素编著:《唐写本郑注论语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 页。

③ 竹添光鸿:《论语会笺》,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2 页。

④ 张祥龙:《从“不可说”到“诗意之说”——海德格尔与孔子论诗的纯思想性》,《河北学刊》2006 年第 3 期,第 20 页;《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9—121 页。

也。(二)后素:衣饰为名,礼服为实,素色修整诸彩合宜,严絜成趣,素以成全绘绣之丽,使其钧谐也。(三)礼后:仪文为名,礼意为实,素分节止诸情适度,谦谨含章,素以成全格调之好,使其隽洁也。素是实质也是精功,还是高境与真态,终始圆合不穷,生成庄雅含蓄的嘉善之美。

孔门的成人之教,发自人情真实,导向人格完善,提炼多彩生命归向伦常自觉。自我塑造,成之未已,转化进程永无止息。本章也像一段行程,素之能为能成,贯穿全程。素采素色,切似纯音正声,师生对话仿佛共成雅奏,“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发问悠缓而起,回应精纯而谐,顿悟明晓而澈,欣叹绵续而深,馀韵微婉以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潜兴,诗之动情也;贞立,礼之律身也;美成,乐之悦性也。芬格莱特用诗意的笔调,传送礼乐互贯之妙:整部乐章的音型,辉闪于品质卓越的每个单音,调动前后音符的潜在关系和预期势态;孔子寄望的典范人格——君子,就是这样与大家共融于礼的动态关联;素娴礼乐的君子,宛如音乐演奏大师,谨遵乐谱又别出心裁,欣然贡献有益于共享和互赏的新韵。① 由此联想孔子体仁复礼,寓创作于继述,化为木铎传布万古常新的敦化之诗,端然垂示不逾矩度的礼乐之舞。先圣编织的经典篇章,正似经线穿过历代传人全幅身心而文之,亦似礼诵乐咏穿贯鲜活生命成诗章。来者有志响应,愿为雅器,切须诚敬接受德音之律尺化裁、圣言之椽笔刻铭,素功自出机杼,遂成格调纯正的雅奏,旋律似成而待成。

Beauty Is Achieved Through Rituals

——Exploring the Intention of the Chapter “Hui Shi Hou Su” in *the Analects*

Zhou Jin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 of the chapter containing “Hui Shi Hou Su”(The business of laying on the colors is before/afte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lain ground, 绘事后素) in *the Analects* (《论语》) , represented by Zheng Xuan(郑玄)and Zhu Xi(朱熹), roughly formed two directions, namely “Plain ground is prepared after the coloring”(素在后) and “Plain ground is prepared before the coloring”(素在先). In other words, natural endowment is treated with rituals so as to handle affairs properly, or morality forms the basis or rituals. The core of this disagreement lies in how to view the perform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rituals. If we refer to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between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 in this chapter, we can find the statement that “the plain ground for the colors”(素以为绚兮) is the 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f we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word “for”(为) in this statement, we can receive inspiration for its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haping. From Zi Xia's (子夏) questio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plain ground for the colors”(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to Confucius' exclamation that “Now I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the odes with him”(可与言《诗》), the implicit meaning is to make things perfect. Zi Xia raised questions about beauty, and Confucius used craft skills to answer him. The disciple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rituals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true meaning of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s. Shaping and transformation are the main thread tha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 self-improvement of human beings requires rituals to achieve perfection and to demonstrate cultivated pure beauty.

Key words: *The Analects*《论语》; Hui Shi Hou Su (The business of laying on the colors follow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lain ground, 绘事后素); benevolence-ritual; shaping and transformation; perfection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2—109 页。